

从上海

到
纽约

From Shanghai to New York
中英对照

山东文艺出版社

刘诚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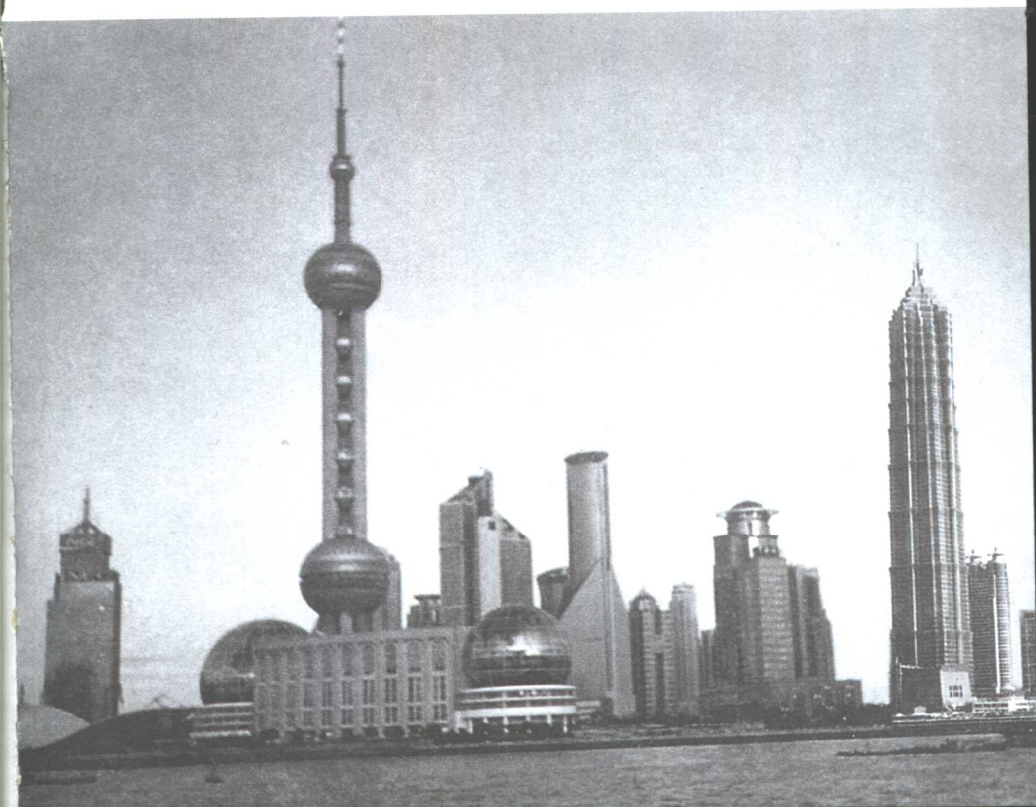
From Shanghai to New York

从上海到纽约

一本描写中国新移民
在美国生活的写实小说

刘诚之 著

中英对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上海到纽约／刘诚之著．—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 11

ISBN 7-5329-1970-6

I. 从…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9037 号

责任编辑	牟瑞平 李 燕 晓 华
装帧设计	张振钢
版式设计	黄晓春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K
印 张	13.625 插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3.80 元

作者声明

这是一本写实小说。虽然书中的人物姓名和某些地名是虚构的，书中所描写的故事却全是作者亲身所见所闻，绝非凭空捏造。故事中的情节是完全与新闻、历史和实际生活相符合的。作者无意对书中人物性格作任何道德上的衡量或鉴定，只是想将他们的遭遇和反应以故事的方式呈献给读者。作者也无意暗示，所有与书中人物有同样背景的人必定会有与他们相同的经历和结局。

此书虽是中英文对照，但还是以中文为主，并非逐字直译。请不要当英语翻译来使用。



刘诚之博士，籍贯山西五台，出生在上海，一岁随父母迁居汉口。1957年，在武汉六中初中毕业后，随母去香港与患病父亲团聚。高中毕业后，获奖学金去美国大学读书。在美国贝勒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得州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得州大学毕业后，被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化学工程系生化工程研究所录取。在美国工作时，他在得州惠士顿法律大学夜校攻读四年法律。

刘博士已有两本书在北美出版。一本是关于中国气功健康医疗的（英文），书名是 *The Relaxed Way to Lower Weight and Blood Pressure*。一本是关于加拿大移民法律的，书名为《独立移民不再是谜》。他也有一本书在中国出版，书名为《17星期讲写英语比有些在北美出生的人还好》。刘博士除了经营国际贸易和金融投资外，多年来还在北美从事对华人新移民的英语教学和法律服务等工作。

◆责任编辑◆◆牟瑞平
李燕
晓华
◆封面设计◆◆张振钢

山東文藝出版社



目 录

弄堂里的天堂梦/1

Paradise Dream in the Neighborhood/178

在美国的第一天/3

First Day in the U.S./180

在美国的新朋友/17

The New Friends in the U.S./201

度日如年/26

One Day as a Year/214

笑贫不笑娼/31

Poverty Belittled and Not Prostitution/221

非孤独中的寂寞/42

Not Alone but Lonely/236

人是血肉之体/47

The Human is Made of Flesh and Blood/244

一个新的开始/55

A New Beginning/255

从上海来的大款/68

The Big Shot from Shanghai/273

闯天下易说难做/73





It is Easy to Say Than to be Done/280

天堂里的喜和悲/80

The Joy and the Sorrow in the Paradise/289

一个悲丑的女人/86

The Sad and the Pitiful/297

太高的代价/92

Too High a Price to Pay/305

爱拼才能赢/98

Taking Chances/314

天堂趣闻多/105

Peculiarities in the Paradise/324

中国城的旧上海滩阴影/113

Old Shanghai Tradition in the Chinatown/336

不同文化不同法律/120

Different Culture, Different Laws/346

触犯法律的新移民/127

The New Immigrants that Violated the Laws
of the U. S. /356

一个香港北姑的来访/140

The Visit of a Hong Kong Prostitute from the
North/375

民族敌视引起的城市暴乱/153

Urban Unrest Caused by Racial Hostility/395

不可琢磨的人生道路/167

The Mysterious Life Path/415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173

The Moon in the Other Land is not Rounder/424

弄堂里的天堂梦

从很早一直到现在，“去美国”，在王海所居住的上海静安区弄堂那儿，就是“出头”和“发达”的同义词。那里的左邻右舍都认为，出国能解决一个家庭的所有问题。工资低应去美国，小孩子读书成绩不好考不上重点中学应去美国，对岳父母不满意应去美国，邻居有比自己好的电视机或电脑也应去美国：去美国能医百病。让他们有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由这个弄堂去了美国的人的确给他们留在上海的亲友带来了光彩或希望。过年过节，有亲戚在美国的邻居则有意或无意地让大家知道他们从国外收到的贵重礼物或红包，使大家羡慕的在美国成功的故事总是弄堂里最热门的新闻，虽然大部分是关于美国亲戚买房买车的消息，但也有其他令人羡慕的报道。最近听说李家那个在上海从没有过男朋友的胖女儿，到美国没半年就找到一个很有钱的犹太老公。她的丈夫视她如宝，结婚后马上给她买了一辆新车。上次回来探亲时，那犹太老公还给了她妈妈1万美元见面礼。虽然有人漏出，那犹太人是一个比胖女孩妈妈还老的残疾人，但这故事对有些人来讲还是跟灰姑娘童话故事的结局有一点相似的。最使人羡慕的是有些美国亲戚寄钱回来为留在弄堂里的亲戚在其他地区买了房子，使他们彻底地抛弃了弄堂生活方式。由于从美国回来探亲的旧居民都有大送礼物和在大酒店里慷慨宴客的习惯，所以大家认为所有到美国去的人都“发达”了。

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是一个与西方文化接触比较多的城市。

西方电视节目西方产品广告不断地呈现了美国发展和美丽的一面。这也增加了美国对上海人的吸引。

生活在那平静弄堂里的王海，虽身为一家有名气医院的副院长，但也渴望去那似天堂的新天地——美国。他愿意不顾一切地去探索。

美国就好像是没见过海的人脑中的大海，最初都是美好的幻想。当大海真正出现在眼前时，看到的却与所期望的完全不同。

2

From Shanghai to New York



从上海到
纽约

在美国的第一天

5年前的中国除夕，王海所乘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深夜抵达了纽约肯尼迪机场。由上海登机的他，已经有19个小时没睡觉了，但他却没有一点疲劳，多年的期望就将成为事实了。尽管国内有许多朋友和单位领导反对，可他深信独自来美国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不管在美国的生活将会如何艰难，挣美金寄回中国总比每个月拿不到两千元工资好吧！他也不后悔辞掉了医院副院长的职位和放弃与已婚20年的妻子和12岁女儿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不过他有点担心的是他的英语程度和仅仅为期3个月旅游签证的身份。

“怕什么？隔壁邻居小张12年前就是以旅游身份来美国的！他哥哥说他在纽约已经买了房子和汽车。上次他回国探亲时，我读初中的女儿和他用英语交谈过，他告诉过我，他还是根本不会讲英语。我会比他干得好！他去美国前只是个医院清洁工人而我是一个副院长，论文化水平和工作经历我都比他强。”王海在过了美国海关和移民局签证审查后对自己说。

王海确实应对前景保持乐观，因为他知道自己已无退路了，短期间回上海是不现实的。他在医院的职位已被他的一个下属占有，单位的领导早在他办理护照手续时就告诉过他，出国会使他失去所有福利和重回单位的可能性。因为他没有条件以正常程序申请美国签证，他的美国旅游签证手续和经济担保是托一个朋友办的，包括机票在内的总费用超过15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对月薪仅仅2000元的王海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其中3万





元是他开包子店的丈母娘给他的，其余是向亲友东筹西借来的。在机场送别时，妻子还提醒他必须在两年内还清所有的欠债。况且上海人最讲面子，如在美国没挣到钱哪敢回家！

在机场提取行李之后，这位只感到幸运和兴奋的异地人开始觉得有点紧张了。第一件事是打电话与在纽约的小张联络，小张每次回上海探亲时都说过如果王海能来到美国他会帮助他的。王海想：“小张在纽约有房子，暂时住住总是可以的吧？”肯纳底机场的公共电话与上海的用法一定是有点不同，他打来打去怎么也打不通，得到的总是录音回答。他想找个会华语的人来帮忙，发现机场已差不多没人了，他乘的可能是那天最后降落在纽约机场的班机。差不多过了半个钟头后，他才找到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但是那人完全听不懂中国话。经过几分钟的手势语言沟通，王海才知道他一直在打的公共电话是不收零钱只接受信用卡的。那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帮他找到了一个收钱的电话机。在谢过了这个年轻人后，他又开始拨小张的电话号码。这次有一个女人接电话，但她完全听不懂王海的上海话和国语，一连打通4次都给挂线了。此时机场已经完全没人了，王海也没有打电话的零钱了。他决定当晚就在机场的椅子上睡觉，等天亮后再想办法。很久没睡觉了，王海很快地就睡着了。

“Please wake up! Show me your passport or I. D.”

熟睡中的王海感觉到有人在摇动他的手臂并用英语对他讲话。他睁开眼看到面前站着有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高大华人。当警察知道王海不会英语后，便用带有广东口音的国语对他说：

“先生，请出示您的护照和其他证件。”

“为什么要查我的证件？在机场睡觉是犯法的吗？”

王海惊奇了。

“不是,我只是查您是否是合法入境的。”

在他仔细地检查了王海的证件后说:“证件是没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朋友来机场接你?你不应该一个人在机场逗留太久。我们以为你是个福州人蛇在等蛇头。其实我们观察您已很久了。快离开机场吧!本来我应该把您交给移民局,他们会联络您的经济担保人的。”

这番话使王海吓了一跳,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他的经济担保人。这一切是他的朋友安排的。可能是假的都不一定!

“警察先生,您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到我朋友家,叫他来接我?”

“可以,但为什么你自己不能打呢?”

“我的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人不懂中文。请问先生是哪里人?中国来的吗?”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广东台山人。好吧,给我你朋友的号码。”

警察用自己的手机与小张家接通了,用英语与对方讲了几分钟后,对王海说:

“小张上夜班,还没回来。接电话的是他的老婆。她说如果您要找她老公,您应该自己早上坐车去他们家。您的朋友早上会在家的。她请您不要再打电话吵醒她,因为她明早要上早班。我看您还是在这里坐到早上,叫一辆的士。不要坐公车,你有行李。纽约早上的治安很差!”

听从那警察的劝告,在机场的椅子上休息了两个小时后,王海就走到机场外面叫的士。使他惊奇的是,每当他将小张的地址给司机看过后,他们都拒绝让他上车。因为不懂英语,他也不知是什么理由。大约半小时后,终于有一辆华人司机的的士同意载他。上车后那司机用王海似懂非懂的广东国语对他说:

“你朋友住的区治安很坏,是清早无人敢去的黑鬼区。只有



我不怕,因为我认识那里的人!”

“谢谢你,你能告诉我车费大概是多少吗?”

“大约 80 元。”

“为什么这样贵?”

“你知道你朋友住的地方离这里多远吗?是在布克伦区,离曼哈顿很远。”

“哇!这是 600 多元人民币!”

“你已在美国了!如果你什么都用人民币来算,你会连稀饭都舍不得吃了!”王海虽然觉得心疼,但知道这是去小张家的惟一途径。他开始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因为他身上只有 1000 元美金。这等于 8000 元人民币,是他在上海的 4 个月的薪水。

当他见到车外纽约的景色,他又兴奋了起来。

“司机同志,那两座大厦是不是有名的世贸大厦?”

“不要叫我同志,你已不在中国啦!是的,那就是上次被恐怖分子爆炸的世贸大厦。”

“那座大桥是什么大桥?”

“那是有名的布克伦大桥。它是在 1929 年美国股市大崩溃后建造的。许多工人在建造过程中丧生。我们将通过它进入布克伦路区。这区有些地方已经是无人区了。治安太坏,只有最穷的人才住在这里。你的朋友一定很穷!”

“这不可能吧!他每次回上海都大送礼物和请客吃饭。听说他又有房子又有车。”

“这区的房子送也没人要。车不是一件大事,500 元就可买部旧车。过些时候你就会知道了。”

车外的景色突然间变了。两边都是些破旧的大厦,很多建筑物的玻璃窗都破了。王海不相信这是美国。最可怕的是:每当的士在交通红灯前停下来时,就有一群

好像喝醉酒的黑人围过来。他问司机：

“他们要什么？”

“他们要你的命！哈！哈！当然他们先要您的钱。快低下头！不要吸引他们的注意！”

“警察在哪里？”

“他们都不敢来！”

“这不可能，看，那不是警察吗？”王海突然看见几个警察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您看他们总是四个人一起站在交通灯旁边，他们也不敢独自行动。”

王海又看到一个怪现象：所有的商店门窗都装有特粗的铁条，店门紧闭。但是街上来来往往已有很多行人。

“现在已经 10 点多了，为什么没一个店是开着的？”

“许多店已经停业了，有些只开几个钟头。现在太早，坏人太多！”

“那街上为什么依然还有这么多人？他们在做什么？”

“这些人都是无工作的，或贩卖毒品或拉皮条的，也有些是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怎么生活？”

“有的晚上睡在地铁站里，有的住在两班制的房子里。这些人太穷，付不起房租，两个家庭共同租一个房子住。一个家庭住白天，另一个家庭住晚上。”

这是王海第一次听见这种怪事，他开始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美国。国内美国电视节目中看到的美国跟他现在眼见的是两回事。当他还在想这奇怪现象的时候，几十个穿着五颜六色暴露性服装的女人在的士的两边奔跑。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是清早在街上做生意的妓女。看到警察来了，她们在逃。”





“这区的人很穷，他们有钱嫖妓吗？”

“你真是乡下人！穷人更需要性，因为他们没其他娱乐。这些女人是很便宜的，为了 10 美元，就肯干啦。”

“在哪里干啊？”王海好奇地问。

“就在附近的小巷子里！”司机开始大笑了。

王海觉得有点想吐，不再问下去了。

“到了！”司机转过头来对王海说。在帮他把三箱行李由车箱里拿出来时，司机告诉他千万不要离开它们一秒钟，路对面已经有人在打它们的主意了。在王海掏袋数钱给司机的时候，司机变得十分紧张：“快！快！你要那些家伙知道你有钱吗？快进到你朋友家里去！不然你会没命的。不是开玩笑，为了 100 美金，这些人会杀人的！”

一听“杀人”这两个字，王海顿感恐惧万分，拖着三件行李向离街道还有十几步路的大门跑去。他甚至根本没时间去考虑那房子的地址是否正确。

在按了几分钟门铃后，门后有个女人用英语讲话。他听不懂，只好大声叫：

“小张，小张。”

里面的人还是不开门。忽然他听到楼上有人在回答：“上面！”他抬头一看，小张在四楼的窗口向他招手。再等了一下，小张由旁边一扇小门走了出来。王海这才松了一口气，不再感到恐慌了。小张和他一起将行李通过很窄的楼梯搬到四楼。

小张的家很小，只有一间睡房和一间客厅。客厅里除了有台电视和一套沙发外还有一张小床。小张给他倒了一杯茶，开始聊了起来。

“老王，你为什么不从上海先打个电话告诉我你今天到。昨天我上夜班，刚回来一个钟头。老婆上班去了。